西柏坡感怀

■严巍

打开浓缩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图，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井冈山、延安，却找不到弹丸之地西柏坡；浏览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光辉革命历程，你很容易就能记往韶山、遵义，却往往会忘却他仅仅住了不足十个月的西柏坡。

可正是这座隐藏在太行山里的小村庄，却敢于豪迈地宣称：新中国从这里走来；也正是这座小村庄，令毛主席在多年后仍念念不忘。

擦村而过的滹沱河，总倒映着蓝天白云，这让西柏坡的秀丽在太行山的苍茫里，显得颇为另类。来者无不感叹它的人杰地灵。

毛泽东1948年5月26日来到西柏坡。这里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，是三大战役的总指挥部；在这里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，制定了建国方略，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石；在这里，培育并形成了以“两个务必”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。

毛主席在西柏坡期间，真正是运筹在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用周恩来的话说，这个指挥所一不发枪，二不发粮，三不发人，只发电报，就打赢了震惊中外的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。据介绍，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多种电文、指示都是从这里发出的，10个月内，毛泽东等在西柏坡共指挥了24个战役，歼敌248.8万多人，真不愧为“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”。

在西柏坡，一代伟人预言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

他告诫大家：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……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，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大、更艰苦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
他宣称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

这一切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，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毛泽东旧居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董必武旧居，七届二中全会会址，九月会议会址，中央军委作战室、防空洞等。这些曾经改变中国历史的地方，普通得就像一个个宁静、简朴的农家小院，简陋的泥墙、砖地、土炕、办公桌、书架、小柜子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它物。只有在毛泽东旧居中摆放的一只搪瓷浴缸似乎让我们觉察到一丝“奢华”的味道。

望着这些小院，我们心中不胜感叹，陈设的简陋与业绩的辉煌，竟形成如此大的反差。也许，这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。

西柏坡，的确值得留恋，无论是它的伟大辉煌，还是它的质朴无华，都令人感叹，令人深思，令人留连忘返。离开西柏坡时，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思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涌上了一种神圣感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都将是我们不懈的责任！

（作者系金山区居民）

水中桑巴

——观2012伦敦奥运花样游泳有感

■秦艳玲

碧波池里，荡漾着成群
　　美人鱼
当音乐热烈响起
是桑巴的节奏，扭动诡魅身姿

撑开水面的脚尖
俏皮、妖艳，独特的舞蹈呈现
是托举，是跳跃
是摇摆，是翻滚
似繁星般水花，撞击出
　　阵阵惊叹

手挽着手，肩挨着肩
口中有喷泉，跃上半空飞旋
用神秘，用莫测
用惊诧声定格住
　　应接不暇的画面

水网间穿梭着水蛇般
　　柔曼的身段
散落的水珠织成银色光环
铿锵，舒缓的弦音
　　在水中弥漫
一股清冽凉风，被推上
　　看台两岸

激情桑巴，震撼却又空灵
飞溅出青春的能量
是声与色彩的奥运交响

（作者系平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）



大榕树下（摄自浙江朱潭山风景区） ■许扬小区居民 吴熙

八埭头 第22期

自行车，可爱的交通工具

■金真

最近，汽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，出租车起步费又不菲，地铁还是如此的拥挤不堪，我想起了久已不用的自行车。曾经，我们是自豪的“自行车王国”，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阵列在上下班的马路上如水龙般地穿梭。电影《甜蜜蜜》和《山楂树之恋》里都有记忆中的自行车的美好镜头。

但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，“自行车王国”的称号已渐渐地不再被提及，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开上马路，公交地铁的发展也如火如荼，慢速的、笃悠悠的自行车似乎已被甩在了时代发展的后列。

市中心的马路，非机动车道已逐渐消失，要骑自行车去市中心的一些商场、饭店似乎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
忽而想起去年夏天一件事，我到市府开会，会议开了十多分钟，同事Q才匆匆赶到，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主持人问：“怎么这么晚？”Q答道：“找停车地方找了老半天呢。”主持人点头道：“嗯，不错，这里附近确实难停车，能停的地方收费还很贵呢！”不料Q却来一句：“我不是四个轮子的车，我是自行车没地方停。”众人一阵静默。

其实，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反而成了发达国家民众的一种优先选择，没有地铁和公交的拥挤，没有私家车的昂贵，悠闲地哼着小曲，亦能锻炼锻炼身体，这是一种多好的方式啊。

自行车，可爱的交通工具。希望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这朴实无华的绿色交通方式。（作者系普陀区居民）

变化中的海盐

■陈祯春

海盐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镇。想当年人们只知道海宁，每年的八月中秋去海宁盐官观潮是许多人的向往。而与海宁接壤的海盐这个古老的小县城却被人们疏忽了。

当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在海盐建立时，海盐能见的景象还只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。条件稍好一点的是农家小院，最多是二层小楼。刚来海盐时，我哥哥全家只能借住在镇上的小平房里，但他却乐滋滋指着一处田野说，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家园。

后来这里造了一排又一排漂亮现代的生活住宅。小区里配有核电会堂，有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医院、银行、浴室、游泳池……再后来又建立了核电小高层和高层。海盐人高兴地说原来要到上海国际饭店看24层高楼，现在用不着了。二期造的核电南苑，环境更是幽美，有喷泉、假山、雕像、小桥流水，有金鱼，小亭上有鸽棚。早晨放飞一群鸽子，水中鱼儿畅游。河旁杨柳一排排一行行，再旁边还有盛开的鲜花。三期建造了花园别墅闻琴苑、枫叶小区。

核电带来的财富给海盐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。

各条街道上，大厦林立，周边配有连锁咖啡馆、大卖场、宾馆，还有各类体育场馆、小吃店等，应有尽有。

原来破旧的小城墙如今也修缮一新。曾经墙上杂草丛生，不知道城门在哪里，成为伤痕累累的废墟；现在漫步在林荫小道上，周围绿树成荫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夜晚，我登上城楼，虽比不上万里长城那样雄伟，但很别致，小巧玲珑，处处灯火通明。站在城楼向远处眺望，前方一座白色的宽敞的大桥架在河上；再前边是一座座上城花苑的小别墅；左边是东海大桥，桥上的灯像上海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一样不断地变幻颜色；右边是一条宽敞的马路，开着来往的汽车；后面是商业一条街。

到海滨公园游玩，经过白洋河旁，五光十色的柱子上刻着一位位名人的名字；一座座雕像介绍了眼镜店吴良才，又介绍了过去海盐人怎么铲盐、洗盐。

海盐县城环城河上的廊桥，到夜晚有许多人来此乘凉、谈天、说新闻。

海盐人真正贯彻了“绿色出行，低碳生活”的理念。马路边一排排绿色自行车，提供一小时以内免费租借，超时才收一元。上班族愿意乘班车，早上八点一辆接着一辆，班车排成长龙出发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要再好好看看海盐，享受那里的风土人情。（作者系明园村小区居民）

寻访母校

■叶基馥

今年4月，一位同学发给我短信息，告诉我将于5月6日举行惠民中学72届毕业40周年师生联谊会，这唤起了我对母校的怀念之情，也产生重访母校的念头。

我的母校惠民中学坐落在惠民路上，南靠区政府办公大楼，校门对面是上海钢琴厂。1969年4月，我们这批只读了4年小学的72届学生踏进惠民中学，直到1972年秋季毕业。毕业后我告别母校去了市郊农场，1983年年初“顶替”返城后曾探访过母校。10年过去了，母校的面貌依旧，就连门卫也是老面孔。我亲热地喊了一声“杨阿姨”，杨阿姨也一下子认出我来。现在又过去了30年，我的母校是否有了变化？

当我走近母校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的母校不见了，当年一排灰白色的校舍已被夷为平地。我的母校哪里去了？从附近居民那里了解到，惠民中学将要重建，新校址选择在江浦路平凉路，原来的扬州中学改为惠民中学临时校舍。于是，我带着一丝惆怅和失望朝着居民指引的临时校舍走去。一路走，一路回想起当年惠民中学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。

我们的班主任金小良老师是苏州人，教我们数学。每次上课，他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话，柔柔的，软软的。他在台上讲，一些顽皮的同学在台下“鹦鹉学舌”，引来笑声一片。四班班主任杨明远老师颇有学者风度，每次72届学生在操场上集合，大都由他上台“训话”，每次“训话”都出口成章，成语一个接着一个从口中蹦出，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十二班班主任陈学宏是位政治老师，每次上课中气十足，很有鼓动性。在72届学生中恢复发展团员时，他给我们上了第一堂团课，激起我要求加入团组织的迫切愿望，并被批准为首批团员。

程乃珊也曾在惠民中学执教，虽然她没有教过我们，但72届学生都知道惠民中学出了这位著名女作家。2005年10月，区新东宫文艺创作中心邀请程乃珊为创作中心成员作写作辅导讲座，随后举行她的新作《闺秀行》签名仪式。当排队等到程老师为我签名时，我告知自己是惠民中学72届学生，她赶紧抬起头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：“师生相见，有幸有幸！”

想到这里，我打消了继续寻找母校的念头。是啊，不管母校迁到何处，也不管母校是否重建，她在我们的心头永驻。（作者系平凉老居民）